

刘海粟刘抗师友书信录 [上]



王 欣 季晓蕙 主编

刘海粟美术馆
西泠印社出版社

刘海粟刘抗师友书信录 [上]

王 欣 季晓蕙 主编

刘海粟美术馆
西泠印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海粟刘抗师友书信录：全二册 / 王欣，季晓蕙主编. --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8.9
ISBN 978-7-5508-2491-1

I. ①刘… II. ①王… ②季… III. ①刘海粟（1896-1944）—书信集②刘抗（1911-2004）—书信集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7578号

编委会主任 朱 刚

编委会副主任 靳文艺 鲍薇华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欣 王 静 李学东 沈婷婷 赵 纯

赵姝萍 胡怡慧 洪 亮 戴左海

主 编 王 欣 季晓蕙

刘海粟刘抗师友书信录：全二册

王 欣 季晓蕙 主编

出 品 人 江 吟

责任编辑 刘远山

责任出版 李 兵

责任校对 刘玉立

装帧设计 王 欣

出版发行 西泠印社出版社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32号E区5楼 3100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 杭州如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2.75

印 数 0001—1000

书 号 ISBN 978-7-5508-2491-1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定 价 260.0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制差错 负责调换

刘抗和刘海粟书信

刘太格

自童年起，我的父亲刘抗就经常提起刘海粟、徐悲鸿、傅雷等人的名字，并讲到他们和父亲之间的友谊。刘海粟和徐悲鸿两位曾长住新加坡，因此我也有幸很早欣赏到他们的作品，我也曾拜读傅雷先生的翻译和《贝多芬传》。耳濡目染这些艺术大家的作品，使我从小仰慕他们的成就。

在这几位名人中，我曾在新加坡当面见到刘海粟先生及太太夏伊乔。当时，有人问起刘海粟先生长寿的秘诀，他只说了十二个字：“拿得起、放得下、吃得饱、睡得好。”他用简单的字语概括出养生之道的精华所在，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因公事去到上海，我也到刘海粟先生府邸拜会。此外，60年代当我在纽约学成工作时，刘海粟的长子刘虎在联合国工作，我和他数次碰面聊天，近年来也和刘海粟之女刘蟾有所接触，因此对刘海粟先生的家庭比较了解。

我对这几位大师的经历了解相对断断续续，直到我的太太葛月赞对父亲刘抗、舅舅陈人浩及刘海粟、傅雷从上海远至法国求学，后又学成回到上海的整段经历进行梳理，才更深理会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通过王欣女士对父亲刘抗和刘海粟书信往来的要点提炼，我也领悟到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以及每个人的个性。

阅读这些文章，我深深体会到，在过去中国和新马艺术界穷困落后的环境下，这些艺术家怀着满腔激情学习西方先进的艺术文化，并努力提升中国和南洋现代艺术的造诣，这样的求知进取精神难能可贵。同时，虽然刘海粟和我的父亲是师生关系，但他们之间的友情以及每一次对话和书信中的艺术交流，对两人的艺术成就都起到了显著的催化作用。

此次刘海粟和刘抗的书信出版成书籍，我衷心希望能给各位读者，不论在艺术还是生活上，带来一些灵感。

刘海粟与刘抗的鱼雁往来

王 欣

刘海粟，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上海美专的创办者。刘抗，新加坡现代艺术的创立者，曾就读和执教于上海美专，陪刘海粟同游欧洲，与刘海粟数十载师友情缘，被其师誉为“南天一柱”。自1929年刘海粟第一次欧游，在巴黎与刘抗、陈人浩、傅雷结伴同行，参观博物馆，拜访艺术名流，游览各地名胜之始，刘海粟与昔日上海美专的学生，此时正在法国留学的刘抗、陈人浩之间缔结了更为炽热亲近的师友情谊。与傅雷一见如故，结为莫逆，而后抵牾重生，难解心结。1931年，刘海粟先行结束游学回到上海，重理美专事务。从此无论是同在美专任职还是抗战爆发刘抗远走南洋，几十年间，师生的情谊互通靠往来鱼雁维系，艰难时世中从未间断。近两年来，新加坡刘抗家庭陆续整理出刘海粟、刘抗间大量的往来书信，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跨越半个世纪。书信所及内容包括刘海粟邀请刘抗来母校执教，探讨绘画艺术，困难时期刘海粟请刘抗代为鬻画补贴生活，同上黄山写生种种。

信中的内容事无巨细，拉拉杂杂，三言两语间谈及了人和事的细节，这些记录不经意地成为历史的注脚。十分感谢刘抗先生的长公子刘太格先生和夫人葛月赞女士慷慨地为我们提供了这些信件的内容，并交由刘海粟美术馆负责信件在中国大陆的出版事宜。担此重任，我们唯有兢兢业业地完成信件的整理、排序、录入和出版，才能不负刘抗家庭的托付，不负历史的机缘，不负通信人的直言坦率。从两年多前，我们陆续收到葛月赞女士发来的信件，开始着手整理这些文件。尽管信件保存地十分完好，然而毕竟年代久远，信件随主人辗转多地，纸张老化散落，信纸与信封不能匹配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同时两位通信人的字迹有时也不易辨认，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刘海粟的境遇糟糕，身体孱弱，多次中风，使他几无握管之力，笔迹颤抖难辨。在此也要特别感谢杭州的刘远山先生帮助我们辨读和录入了几乎所有的毛笔书信，一些海老晚年病中手书的难认文字则由其小女儿刘蟾女士帮助辨认。一些书信信封遗失，

信末只落款月日,我们只能根据信中所及事件推算写信的年份。但终有几封书信,只知时代不能确定年份。此次书信集共收入了 70 封信,其中绝大部分是刘海粟写给刘抗的信,刘抗写给刘海粟的只有区区几封。由于 1949 年后复杂曲折的社会政治环境,刘海粟的早期书信留存很少,因此此次出版的上世纪 30 年代至 70 年代的信件就显得尤为珍贵,对一些历史细节的印证莫过于当事人当时当地的记录来得可信。

为了清晰地阅读和理解这些书信,我们将刘海粟和刘抗的通信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 1930—1949 年,第二个时期是 1950—1979 年,第三个时期是 1980—1989 年。两人通信中常常谈及身边的朋友,其中有一位重要的友人,他的痕迹似有若无地隐现在他们的书信中,这就是傅雷。傅雷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在法国经刘抗介绍结识刘海粟,一时间意气相投。傅雷归国后受刘海粟之邀到上海美专任教,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疏远绝交近二十年,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恢复往来。对照着 2016 年重版的《傅雷家书》和新出版的《傅雷书信选》,对于一些事情的解读就会明晰而丰富起来。新加坡刘抗家庭亦贡献了一些

刘抗与傅雷的书信用于《傅雷书信选》的出版,两位好友间更是常常会提到这位年长的师友,这对我们阅读刘海粟、刘抗的往来书信,了解通信人的思想和生活以及接近历史真实都是很有裨益的。刘海粟、刘抗书信的出版以及这些年其他历史人物的书信出版,都为我们的观看和研究提供了一个日常的、私人的通道,他们书信往来中的信息符码所编结成的人际交织网络尽可能地将躲避在时代惊涛下的个人日常生活打捞起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书信主要是关于刘海粟邀请刘抗等来美专任教,美专的办学状况和张弦的去世等内容。1933 年 2 月



第一次欧游期间,刘海粟、张韵士与傅雷到访法国艺术家贝纳尔工作室(照片由新加坡刘抗家庭提供)

刘海粟与刘抗之间的一组来信是关于刘抗、陈人浩在接受了刘海粟的邀请准备赴上海美专任教，但临近赴任时接到校长刘海粟的来信商榷降低薪水的事宜。刘抗显然觉得突然，因为上海的生活开销昂贵，所以很难接受。在此后的另一封信中刘海粟又向刘抗提到“薪水问题”，但这一次好像容易些，“附去手



1936年刘抗（右二）与张弦（左二）率上海美专旅行写生队赴青岛，与青岛市长沈鸿烈（中）等合影（照片由新加坡刘抗家庭提供）

条当可解决”。此外，张弦和刘抗在青岛带队美专旅行写生时亦接到校长的信，让他们“经费务必量入为出，万不得已时只可缩短期限”。凡此种种，可以窥见30年代，上海美专的经营和生存仍然十分不容易，经费的短缺造成了师资的不稳定，与教师的合约常常是一年一签，薪水也是一聘一议，时有浮动。张弦，留学法国，1928年学成回国，受聘于上海美专任西画科教师。1929年陪同刘海粟游学欧洲，其间常常与刘抗、傅雷、陈人浩结伴而行，结为挚友。从书信中可以得知，1936年春，张弦和刘抗还带领美专旅行写生至青岛，岂料仅隔两三月，他便在家乡病逝。从刘海粟给刘抗的信中可以得知此事对刘海粟的打击很大。同时，此时已离职美专的傅雷在得悉恶耗后更是悲痛欲绝。两人分别给刘抗去信，就此嘱咐不同的事宜。刘海粟在1936年8月下旬（具体写信日期已无法查证）给刘抗的信中写道：“日前得弦兄逝世恶耗，悲恸欲绝，万念俱灰。弦兄致力艺术，坚苦卓绝，今不幸短命而死，无道无常。今后吾道益孤。明日赴济南，搁三数日即图南归，余面继不一一。专此，即拜日祉。海手启。弦兄画件望即封锁，当为图善后抚孤等费。”刘海粟嘱咐刘抗要将张弦的画封锁，以便留作筹款抚恤之用。傅雷在1936年8月20日给刘抗的信中写道：“昨夜一函甫发出，今日又接噩耗，悲恸之情，难以言喻。……校方对他有何表示，大师又如何？虽说一死皆空，但我还想知道世情冷暖，详情续告为盼。”^①傅雷托付刘抗向负责张弦凭吊事宜的相关人转交吊礼八元。同时他虽然已离开学校，但对校方特别是校长刘海粟的态度十分在意。傅雷和刘抗的通信中提到的大师就是指刘海粟。

^① 傅雷著，傅敏编《傅雷书信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页211—212。

在1936年8月28日傅雷给刘抗的信中提到：“同日我有写信给大师，向他提议：（一）把张弦的死讯在报上登一条新闻（这是不费一文的），让他数年来的桃李得悉；（二）筹备一个遗作展览会；（三）设法替他卖掉些作品，所得的款作为他遗孤的教育费；（四）设法叫博物馆收藏他的一张作品。但信去后亦迄无回音，甚为诧异！望见信后速即复我！大师有没有回沪，照理他不能久游在外。”^①不知道刘海粟封锁画作留作抚恤之用的想法是不是来自傅雷的建议。最终1936年10月14日张弦遗作展在上海大新公司四楼开幕，刘海粟、傅雷、刘抗等都出席了。张弦的存世作品很少，刘海粟美术馆收藏了六幅张弦作品，极可能就是遗作展览时刘海粟购买的。如何对待张弦之死，成为刘海粟与傅雷友谊崩裂的炸点。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刘抗、陈人浩避走南洋，直到1974年才有机会回到上海与刘海粟相见。其间相隔三十余年，鱼雁不断，情谊未曾为万重山水阻隔。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艰难时世中，南洋的学生和朋友们给刘海粟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支柱和物质帮助。在物资匮乏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刘抗想方设法为刘海粟和傅雷采购和邮寄他们所需的食物，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在1961年2月20日刘海粟给刘抗的信中写道：“数日来临睡饮一杯奶粉，吃几片苏打饼干，辄颓然就枕，通体皆适，此颓然之时辄感人浩与兄之厚赐必置也。”，“晚在怒庵家闲谈，适得你寄来各物，渠高兴之至。”在这些信中，当时日常生活的细节被如实地记录下来，对于像刘海粟这样对自己的私人生活鲜有涉及和记录的历史人物而言，在信里留下的点滴日常生活记录就显得十分珍贵。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另一封信中刘海粟写道：“澳洲猪油两罐收到，谢谢。如能寄些牛油、虾米之类，感念无极。”通过刘抗的帮助，年迈多病的刘海粟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的有助于健康的食品供给。此信中又提及：“昨晚在怒庵园中纳凉，谈得很痛快。”此时刘海粟和傅雷之间的坚冰有所融化，开始彼此往来。1966年9月傅雷夫妇选择自杀告别凶险的人世。刘海粟心情悲恸，竟不能提笔，当年11月30日，由夫人夏依乔代笔给刘抗回了信：“您的九月初旬的来信，海翁看了就老泪纵横竟然提不起笔来怎样答复您！”尽管刘抗给刘海粟的来信已经遗失，但1966年9月初发生在刘海粟身边只有一件大事，就是傅雷夫妇的突然离世。这就是刘海粟老泪纵横的原因。因为特殊的社会环境，刘海粟在给刘抗的信中始终都是以隐晦的手笔表达对傅雷的哀思。他在信中屡屡提及“老友初亡每怀往事尽付烟云，不禁老泪纵横。”“老友之亡已一周年矣，警欬如接于耳目，为之泣然，感慨无量。”南洋的学生和朋友们还帮助刘海粟卖画以补贴困难

^① 傅雷著，傅敏编《傅雷书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页212。

的生活。刘海粟在1965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晚境亦不甚佳，今后拟鬻画争取外汇，补助生活，尚希大力支持。”因而跟刘抗等学生和朋友的通信是曲折岁月中对刘海粟最大的慰藉。1966年刘海粟生病，手颤抖地不能写字，由夏依乔代笔给刘抗去信，信的末尾写道：“常常来信，对老人病情是大有好处的，就是几个字也好。”1968年夏依乔的代笔中写道：“老人十分想念你们！收到希即复信为盼。”1966年刘海粟在给刘抗的亲笔末尾附言：“你们多多来信，我看了就快乐，与我健康情况有大好处。”的确，刘抗、陈人浩、黄葆芳等在南洋的上海美专师生，不负校长师恩，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给予老师很大的帮助，在帮助老师日常生活的同时也通过自己在南洋的影响力不断播撒刘海粟的艺术精神。1968年刘抗在新加坡《南洋商报》的新年特刊中撰文介绍刘海粟的艺术人生，对照同时期刘海粟在上海的灰暗处境，这的确像一道如剑的阳光劈开了压在头顶的黑暗云层，在刘海粟的精神世界中洒下了一点光。刘海粟立刻写了长信，回忆了荣耀的青年时代，并洋洋洒洒从战国的甘罗，汉代的贾谊、项羽到唐代的李贺，宋代的岳飞，从释迦摩尼创立佛教到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古今中外，旁征博引，论述了自古英雄出少年的观点。在这封长信中，刘海粟好像暂时抛却了孱弱的身体，完全靠着精神的支撑回溯了被封存已久的青年时代，在历史的长河中找到了与自己经历相似的印证。

20世纪80年代，步入耄耋之年的刘海粟老树新枝，迎来了又一个春天。此时他给刘抗的信中腾跃着满满的忙碌和生机。在1984年的信中刘海粟写道：“我去年秋天游齐鲁遍访胜迹，重登泰山之巅一览群山小，气势不同凡响。入冬又来羊城欢度春节……文化部已批准六月八日出访日本。秋访意大利，在罗马接受国际艺术荣誉雕塑奖。”1985年给刘抗的信中写道：“近日已动笔为宏伟壮观的国际性的大展作泼彩黄山图，一直住在衡山宾馆十楼两间大房间，作为我的画室。为了抢时间每天常常工作到深夜。除了用极短的时间喝茶、吃饭。不喜欢别人打断我的工作，因为白天经常有



1988年刘海粟“十上黄山”，与刘抗留影（照片由新加坡刘抗家庭提供）

人来访问。虽然年近,我的作品越来越大了。前年为钓鱼台国宾馆创作了宽五米、高二米泼彩黄山图,又为国务院紫光阁画了丈二匹的黄山西海(尚未完工),现在又为贝聿铭在新加坡设计的建筑创作以5英尺×10英尺横幅泼彩黄山为主体,两旁各以5英尺×4英尺书法诗词。”此时刘海粟又进入一个新的创作繁盛期,与刘抗的通信中主要交流自己的最新创作和行程。自1974年刘抗、陈人浩参加新加坡访问团到中国访问,在上海与刘海粟见面之后,国内的形势也日益好起来。到了80年代刘海粟与刘抗见面增多,刘海粟去新加坡办展,刘抗到中国陪刘海粟一道上黄山,这对师友在晚年又重温了青年时代一起旅行、作画的同道之情。

这些来自新加坡刘抗家庭提供的刘海粟刘抗书信,以友人间笔谈聊天的细碎情节建构了刘海粟的日常,特别是灰暗时期的日常生活,帮助我们从细节中了解一些刘海粟在艰难岁月中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了解刘抗、陈人浩等刘海粟在南洋的学生如何尽力积极帮助老师渡过困难时期。据刘抗的儿媳妇葛月赞女士回忆,60年代的新加坡刚刚建国,社会生活也有待积极建设发展,刘抗和陈人浩正值中年要养家糊口,负担沉重。即便在不轻松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尽力满足老师的请求。这段经过艰难历练的师友情和生活细节在尘封的书信中被真实地保留下来,以供后人阅读和研究。

刘抗与刘海粟：友谊的根基

葛月赞 / 文

王 欣 / 译

私人的信件容易激发起人们阅读的兴趣。刘抗与刘海粟之间坦率生动的交流为他们笔端的时代投射下鲜亮的色彩，使读者得以原汁原味地亲近那些他们信中所写的人物。这些信是由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刘海粟（1896—1994）写给昔日的学生和朋友，画家刘抗（1911—2004）的。他们的交往跨越了半个多世纪。这份闪亮的友情缔结于20年代末巴黎的愉快氛围之中，加固于30年代的都会上海，持续于之后分隔的37年里。然后于暮年，他们再度重逢。

然而在1926年刘抗初遇刘海粟时，还没有显露出任何友谊建立的端倪。

序幕：上海和巴黎

刘海粟属于站立在近代中国历史转折点上寻求新的艺术形式和文化表达的一代人。他们经历了1911年清廷的倾覆，并在随即到来的第二年迎接中华民国的成立。刘海粟出生于江苏常州，青年时代来到上海学习深造。1910年，他进入布景画传习所学习。^①西画对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件新鲜的事物。随着纸媒、广告和现代剧院幕布背景画等的繁荣，促使上海对商业美术的需求激增。1912年，他联合了几个同班同学创办了一所具有竞争力的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集中教授商业美术，那一年刘海粟17岁。

经历了仓促开办之初，学校慢慢地从商业美术的教学转入了纯艺术的教学，成为了上海最重要的美术学校。1919年，刘海粟被任命为校长，在这个职位上他一直工作到1952年学校停办。随着学校的名声日隆，他也越来越知名了。到20年代中期，刘海粟在上海的艺术圈以他的直言不讳，有时带有争议性的人格，自我形塑的“艺术的叛徒”和“中国的凡·高”而颇具知名度。^②他充分利用

① 布景画传习所由画家周湘（1870—1933）创立，他曾在日本和法国逗留过。

② 刘海粟、徐悲鸿（1895—1953）和林风眠（1900—1991）被公认为是他们那一代人中最重要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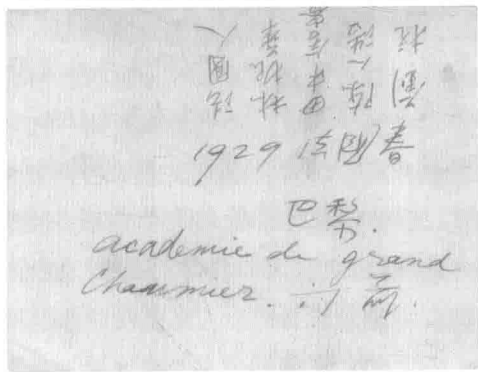


图1 1929年，巴黎艺术生刘抗（右一）与陈人浩（右二）等在大茅舍艺术院门前（照片由新加坡刘抗家庭提供）

20年代中期爆发的上海美专裸体模特儿写生事件所引起的争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自我宣传。^①他还培育有权威的支持者，包括德高望重的教育家蔡元培，蔡元培是学院体制美术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同时也于1922年至1936年期间担任上海美专校董会主席。与此相对，刘抗作为艺术界初出茅庐的新手和上海大都会的局外人，他和刘海粟的人生路径于1926年夏天第一次产生交集。刘抗出生于福建泉州附近的乡村——永春，六岁随父母移居马来亚。1926年初，刘抗来到上海就读暨南大学高中，这所学校在东南亚的华人社区积极招募学生。在上海度过的第一个悠长暑假里，刘抗报名参加了上海美专的假期班。假期结束时，

他对绘画的热情被点燃，注册报名了上海美专全日制在校生，学习艺术。刘抗回忆起第一次见到老师刘海粟时的生动情景：“头大，嘴阔，声如洪钟，目光锐利，脸庞含有一股沉毅坚决的表情。身材魁伟但不巨大，走动时健步缓移，显示稳重端庄的仪态。”^②

数年后，这份师生情谊变得更为炽热、亲近和持久。这一切始自巴黎，世界艺术的中心。

通过上海的法租界和一位来自福州书香门第的艺术学友陈人浩（1908—

改革者。徐悲鸿认为现实主义可以拯救中国艺术，刘海粟则受到了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影响。徐悲鸿和刘海粟之间的争锋相对也广为人知。

① 1925年《上海画报》第一期的封面上刊登了一张著名的照片：课堂里的女裸体模特儿，照片一出引起哗然。地方政府发起了禁止人体模特儿写生的运动并建议惩罚刘海粟。刘海粟在报纸上刊文予以回击。军阀孙传芳的卷入使得冲突升级。1926年7月，他下令禁止刘海粟使用女裸体模特儿，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就在刘海粟准备让步时，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一种更为自由的态度开始流行起来，学校继续开设裸体模特儿写生课程。

② 刘抗《刘海粟与中国的近代艺术》，《文学艺术论文集》，新加坡国家美术馆，2011年版，页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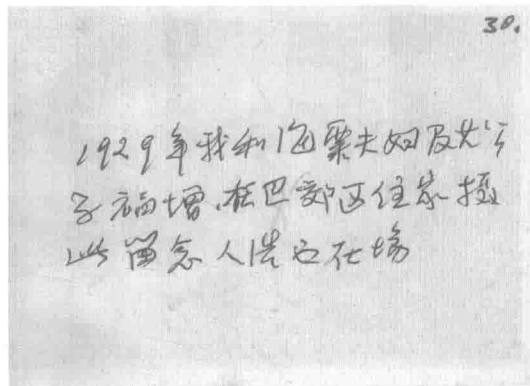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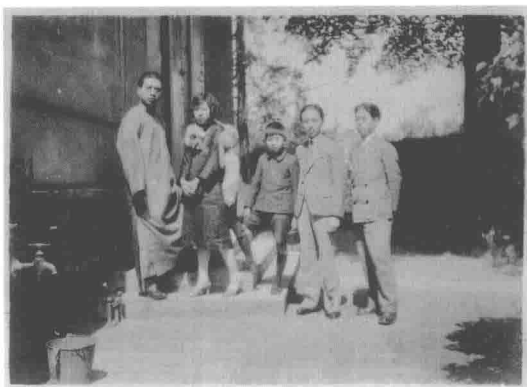


图2 1929年春，与刘海粟一家同住方奈特大街40号时留影（照片由新加坡刘抗家庭提供）

1976)，刘抗结识了巴黎。1926年底至1927年的上海美专学潮造成了一场出乎意料的长时间停学。停学期间刘抗在福州陈人浩家中小住，增进了两人的友情。1927年秋天，他们回到上海，注册入学新华艺专，学校是由部分离开上海美专的教员创建。^①从此，他们成了形影不离的亲密朋友。1928年7月，俩人毕业，并计划一同留学巴黎继续艺术深造。1929年2月，他们抵达巴黎，入学著名的、相对自由的大茅舍画院，浸淫在世界主义都市的氛围中，踏循着伟大艺术家的足迹，流连于卢浮宫的艺术珍藏和画廊中的创新作品之中。（图1）

1929年初，刘海粟也坐船来到法国，开始了由政府资助的公派欧洲游学考察。这是一次姗姗来迟的旅程。尽管他很早就涉猎西方艺术，但尚未踏上欧洲大陆亲眼看一看他所仰慕、临摹和教学的大师杰作。偕妻子张韵士和儿子刘虎，刘海粟于1929年3月15日抵达法国马赛。当晚，一家人在激动亢奋的心情中登上发往巴黎的列车，于第二天上午到达。甫一抵达，刘海粟就立即赶往卢浮宫和卢森堡博物馆参观。

但现实生活的需求更为急迫。全家需要一个长期安顿的住所。刘海粟向过去的学生刘抗和陈人浩寻求建议。当时刘抗和陈人浩租住在巴黎郊区的沙蒂荣一户宽敞的人家，房东是工程师。这里位于巴黎市中心西南方向七公里之外。正巧，房东腾出一间空房出租。五月中旬，一家人总算安顿停当。“当我接到海粟先生的来信时，立即把他推荐给房东。所以，最初在巴黎我们住在一起，每天见面。尽管他是我们曾经就读的上海美专的校长，彼时大家之间并无什么联系。”^②刘海粟被这里的环境所吸引。“地段宁静，远离尘嚣。这里有画室，有森林，

① 新华艺专成立于1926年底。它接受来自上海美专学生所修的学分，提供相仿的课程，也坐落于法租界。1937年毁于日军的轰炸。

② 刘抗口述历史采访，第9卷，新加坡国家档案馆，1982年。

环境有利于绘画。”^①（图2）

学生的热情推荐得到了校长慷慨的回赠。刘抗和陈人浩加入了刘海粟的文化游览活动：参观罗丹博物馆、凡尔赛宫，春季沙龙，巴比松的让·弗朗索瓦·米勒的画室博物馆。他们的圈子逐渐扩展了，又有一些上海艺术家与刘海粟增进往来，其中包括两位正享受政府资助考察的上海美专同事：汪亚尘（1894—1983），上海美专的合伙创办者之一，偕同为艺术家的太太荣君立（1899—2004），另一位是王济远（1893—1975）。

他们度过了愉快的春夏，并于八月在法国瑞士边境莱蒙湖畔的美丽小镇 St Gingolph 一起写生度假。刘海粟、张韵士、刘虎和陈人浩一行于8月8日星期四晚从巴黎坐夜间火车出发。在目的地迎接他们的是巴黎大学法国文学专业的学生傅雷（1908—1966）。傅雷出生于浦东，在上海就读于法国学校，于1928年2月来到法国。他在风景如画的瑞士小木屋里避暑，这间小屋是他法国朋友的。这群艺术家是怎样遇到傅雷的，现在已找不到记录了。但从1929年7月起，他们的生活轨迹相交，所以当他一入住就向艺术家朋友们发出了邀请。

一起度假的日子是愉快而难忘的。艺术家们循着印象派画家的足迹进行外光写生。艺术是他们之间的主要话题。刘海粟，年长，经验丰富，在他们中担当导师的角色。傅雷被刘海粟的语言所感染，被他的工作热情所打动。在给一位法国朋友的信中，傅雷写到：“他研习绘画十分刻苦努力，我们常常就艺术进行有意思的对话。他给我很大的鼓励。”优美的环境，华丽的色彩，明亮的光线，纯朴的乡村建筑给刘海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发了他的写作。在《瑞士纪行》他宣称在瑞士山区的日子是他艺术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光。^②（图3）

当秋天来临时，他们去往日内瓦旅行，游览城市，在历史博物馆中欣赏绘画。9月20日，一行人回到巴黎，各自回归各自的生活。刘海粟搬到巴黎市中心，租住在左岸，离傅雷的巴黎大学学生宿舍很近。这里也方便于刘海粟前往卢浮宫临摹名作。张韵士注册入学了巴黎郊区的一所寄宿制学校，可能是为了学习法语。第二年，她进入美术学院学习。^③刘抗和陈人浩把刘虎送往卡诺学院寄宿学习，枫丹白露的一所高中。

他们仍然保持密切的联系，常常见面。20年代的巴黎是世界艺术和文化的

① 刘海粟一生的具体细节可参见袁志煌、陈祖恩编著《刘海粟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② 刘海粟著《欧游随笔》，中华书局，上海，1935年。

③ 参见菲利浦·杰奎琳的博士学位论文 *Chinese Artists in France and the National School of Fine Arts in Paris at the time of the First Republic of China (1912—1949)*, practices and challenges of academic artistic training。张韵士在1930—1931年的学生名册上。



图3 刘抗、刘虎、张韵士、傅雷与刘海粟（远坐者）在莱蒙湖畔（照片由新加坡刘抗家庭提供）



图4 拜访雕塑家兰多斯基工作室（照片由新加坡刘抗家庭提供）

中心，但对于外来者而言，则是令人却步甚至艰难的城市。友谊驱走了孤独寂寞，相同的母语和共同的艺术志趣加深了朋友间意气相投的情谊。回首这段时光，刘抗写到：“我只记得那时我们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小团体，包括我自己、陈人浩、刘海粟和他全家以及傅雷。我们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个小的核心，彼此之间保持联系。”^①

彼此的友谊体现为相互间优势的互补。傅雷，凭借着出色的语言能力，担任刘海粟的翻译，帮助他与法国艺术家和政府官员打交道。刘抗，摄影发烧友，担任团体活动的拍摄记录者。与此同时，刘海粟作为这个团体中年长的，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所打开的世界是这些年轻的中国学生原本很难接近的。一个偶然的机会，通过中国使馆的外交途径，法国的波兰雕塑家保罗·兰多斯基邀请刘海粟参观他的工作室。刘海粟非常周到地邀请了他年轻的伙伴们一同前往。保罗·兰多斯基享有盛名，接受了中国的预订为南京中山陵孙中山像。刘抗的相册中保存着几张一行人1930年5月参观兰多斯基工作室的照片。^②（图4）

1930年7月，这群朋友们重新聚在一起前往比利时参观在Liege的国际博览会，那里在举行比利时独立百年的庆典，中国政府组织了一个艺术展前往祝贺。他们还路过布鲁塞尔去参观皇家艺术博物馆欣赏尼德兰画家的杰作。然后在如诗如画的鲁汶小镇徜徉，作画。

1930年6月刘海粟独自前往意大利考察，1931年独自前往德国，他通过寄明信片 and 朋友们保持联系。（图5）他从罗马发来的明信片上热情地写到：“这

① 刘抗口述历史，第11卷。

② 刘海粟还拜访了象征主义画家爱德蒙·阿曼·吉恩（1858—1936），和法国的荷兰野兽派画家凡·东根（1877—1968），并数次参观了保罗·阿尔伯特·贝纳尔（1849—1934）的工作室。贝纳尔是巴黎美院院长，也是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



图5 刘海粟寄自意大利和德国的明信片（图片由新加坡刘抗家庭提供）

是一趟十分开心的旅行。我们欣赏了从希腊时代到罗马时代的巨作，不胜枚举。这是人生中一段美妙的经历。你们以后一定要来看看。”刘海粟受德国法兰克福中国学院之邀请讲授中国画学并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现代水墨画展。他匆匆忙忙地给刘抗和傅雷写了明信片简要地介绍了情况。此时刘抗和傅雷正同住在巴黎以东 10 公里的 Nogent-sur-Marne 社区。他与傅雷谈的是德国人的“整洁和严谨”，向刘抗坦率地承认“和伯爵夫人待在一起，我们生活奢侈地像个有钱人”。离开柏林前，刘海粟谈妥了一个项目：拟定于 1934 年在柏林举行大型的中国现代画展。

1931 年 8 月刘海粟结束了欧洲游学考察，他向他的年轻朋友们发出了邀请，请他们学成回国后来上海美专任职。他们接收了邀请。傅雷和刘海粟夫妇一同回国（刘虎留在欧洲继续学习），刘抗和陈人浩留在巴黎直到第二年春天。

第一批信件：30年代·上海

刘海粟于 1931 年 9 月 18 日回到上海，这一天是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的前夜。四个月後，他写信给尚在巴黎的刘抗和陈人浩，请他们代购

绘画资料：“我想买些文艺复兴时期的名画片，以为现在商务书馆要编一部欧洲名画史论，是注重印画的。”这封信标注的日期是1月16日。年份应该是1932年，这可以从信里提到诗人徐志摩的空难离世推算出。徐志摩于1931年11月19日坠机遇难。徐志摩的不幸离世使刘海粟悲叹到：“在文艺低落的中国，今后不能再得志摩其人矣。”最有意思的是刘海粟在信里提到他正在重整美专事务，在他欧游期间，学校财务出现了贪污事件。^①

30年代对上海美专而言是处境复杂而充满挑战的时期。强大的师资力量，定期的艺术展览，围绕艺术话题的系列出版物都使得上海美专在这个时期站立到了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中心位置。教授们和他们的作品常常刊登在上海的艺术期刊和流行画报上。为了重振学校，刘海粟尽力将自己在欧洲的所学所感加入到日常的课程设置中。然而映衬着艺术繁盛发展的却是日益不安定的社会背景，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痼疾，日本侵华的野心和战争的阴影笼罩着全中国。

不确定的社会因素影响了招生导致了学校发生严峻的财政问题。在刘抗和陈人浩即将回到上海任教的数月前，刘海粟写信给他们提到：“有一层是应该切实告诉你们的，就是本学期新生十二分减少，至今日为止，考取者只三十余人，今昔相比，相去太远，而收入方面当然不敷甚巨。”由于经济状况很不稳定，所以：“但是依目下的情状讲，薪水是不能照原议了。”

尽管如此，刘抗和陈人浩还是于1932年秋天回到上海任职。刘抗受聘为西画系教授，教油画人物，陈人浩受聘为行政管理人员。在照片中，他俩穿着西装或法兰绒大衣和条纹裤，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成熟。（图6）许多学生年龄比刘抗大，他一直记得那些学生的脸上写着生活的变迁。那时，傅雷早就辞职离开了美专。^②但大家与“海师”继续保持着温暖的联谊，经常去他家中聚会。这样近距离的接触使年轻的朋友们获得了亲近的私人视角洞察了老师戏剧化的感情生活，刘海粟爱上了自己的学生成家，并与她结婚。

1933年11月13日，新婚的夫妇前往柏林。经过数月的精心准备，由中德两国政府参与和出资的中国现代名画展览作品正在运往普鲁士美术院的路上，1934年1月20日展览将在那里开幕。展览作品在欧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中国驻柏林使馆接受了许多邀请，请展览去往欧洲其他城市展出。刘海粟匆匆地写了张明信片告诉刘抗这个好消息：“开幕典甚隆重，观者极盛。此项中国画展

^① 在信中刘海粟提到了教导主任王春山舞弊贪污。

^② 对复杂现实的幻灭，也不赞同以商业模式来经营学校是傅雷很快离职上海美专的一个原因。他一开始于1931年冬天在学校教授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不久他就做自己的项目了。